

## 夜的臺北城

到了午夜，這座城市儘管仍有許多地方燈火通明，緩緩的車流有時劃過一聲呼嘯而過的車聲，這時，剛剛步出東區酒館的安潔利卡，正打算招一輛計程車。

在黑暗中，遠遠的一輛計程車往前開，停了下來。此時，車窗搖下，一個熟悉的身影探頭出來。

「妳怎麼這麼晚在街上晃？」男人的聲音說。

安潔利卡一陣驚嚇，她不知道自己的父親在桃園開計程車，竟然會到臺北的東區來。父女倆已經幾個月沒有見面，她不知道如何開始與父親之間的對話。平時即便是在家裡，在成長的過程中，他們總沒有機會深談，一方面父親並不懂得她的世界，另一方面，她也不了解父親一生都在忙些什麼。作為一個胸無大志、渾渾噩噩生活的人，似乎人生隨時可以暫停或者結束。而家庭對他們這樣的人而言，似乎也沒有更多的意義了。

外面飄起雨來，安潔利卡不得不進去那輛計程車。待她坐定之後，坐在駕駛座的父親才問她：「要去哪？」父親並不知道她要去哪裡，因為安潔利卡自從離家之後，再也沒有透露出自己的人生蹤，在哪裡工作，落腳於何方，這對於基本上已經沒有什麼話好談的父女而言，簡直是冗贅的話語。安潔利卡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生活，獨自生活在臺北，遺世獨立地呼吸著這座城市的空氣。那空氣因為多雨而顯得黏稠，彷彿彌補了她那不同於其他人，毫不黏膩的家庭關係。

「三重。」安潔利卡簡短地說了兩個字。這樣父親至少知道她回家的方向。從信義區一路開往三重，並不是短短十來分鐘就能夠抵達。安潔利卡注意到父親的車裡滿溢著煙味，原本大聲歌唱的廣播被他暫時關了起來。沿途剩下車聲，寂靜的夜晚與汽車行駛的聲音。

夜的台北城，並不是想像中的那樣繁華。離開了信義區，街燈與房屋突然顯得黯淡。要不是安潔利卡今天去了酒館，待到入夜，那麼她恐怕沒有機會這樣好好觀看夜晚的台北。

黃色的計程車徐徐地開著，父親感覺自己終於有機會為女兒付出一點責任。兩人在車內一語不發，父親看著眼前空曠的街道，回想起自己當年從南部啟程，初來乍到，落腳在大稻埕一帶的情景。那是好久以前的事情，記憶彷彿帶著當時的情緒一併溜走。眼前的他只剩現在。

安潔利卡則望著這座有些陌生的城市。大學畢業之後，她才因為工作的因素來到臺北城定居。寄居在首都，生活費用自然不便宜，好不容易，她在三重找到了房租相對合理的公寓，讓自己不用住市區一方小小的套房裡。吃東西有餐桌，想做菜有廚房，讓臥室與起居之處有所分隔。

在靜默之中，這對疏離的父女各自在台北的夜空下回想自己的人生。當黃色的小轎車默默地駛向了臺北城西河流——淡水河——眼前一座橋墩正等待著他們。那座橋可以望見城裡的河流，水面上盡是樓宇燈光的倒影。有點繁華，有點黯淡。繁華是沿著河岸興起的高樓，黯淡是黑色的水面上映照出來的城市記憶。河水也有記憶的吧，安潔利卡心想。她可以感覺到這橋墩、這河水，負載著許多特別的故事。儘管她不確知那些故事的細節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河的左岸與這些故事有著深刻的聯繫。

父親的車下了橋，駛向三重市區，河水的景色不再，取而代之的是櫛比鱗次的房屋，新舊不一，有些隨興地排列在一起。一些販賣宵夜的攤子仍未打烊，似乎正服務徹夜不睡或者是夜歸的客人。攤販裊裊的炊煙喚醒了父親始終飢餓的胃，但他只有理智地駛經這些攤販，而不敢臨時起意，向女兒提議一場突然的聚餐。他也不敢細問女兒的地址，只是一個勁兒往三重開去，那區域何其大，女兒究竟住在哪兒？跟誰住在一起？然而萬事總有終結的時候，他不得不開口問：「要在哪裡下車？」安潔利卡聽見了，她不願意讓父親送自己的家門口。家，那是她離家自立生活之後，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一個屬於自己的溫暖的家。她想起了三重的一個地標——天台戲院。那真是一個不錯的集散地。「天台戲院門口吧，之後我會自己走。」安潔利卡這麼回答他。計程車默默駛向天台戲院，來到這裡，父親又想起了他年輕時候的身影。那時候他與安潔利卡的母親還來過這裡約會看電影。如今女主角已不知身在何方。一瞬間，許多痛苦的記憶湧上心頭，父親趕緊止住，煞車，停在天台戲院門口。

「到了。」父親轉過頭，對安潔利卡說。依照慣例，乘客在這時候應該付錢，但是父親載女兒的話當然就不必收費了。父親想起自己對女兒的諸多虧欠，隨手撈撈自己的口袋，找到了兩千元。他在安潔利卡準備下車之際，把兩張鈔票塞給她。安潔利卡一下子覺得心底有那麼一點溫熱，眼眶也有些紅紅的。她說了聲：「謝謝爸，你多保重。」

車門砰一聲，關了起來。徒留父親獨坐在安靜的車裡。安潔利卡隱沒在某條不知名的巷道裡。他的父親知道，女兒長大了，她會懂得過生活的。

返回桃園的路上，他決定重新看看這個好久不見的區域。他停在某著夜裡仍然有許多顧客上門的宵夜攤子前，坐下來讓自己溫飽肚子。那滋味多麼令人懷念，他想起了從前與安潔利卡的母親初次在臺北約會時，那動人的模樣。